

致敬这份执着与热爱

■ 倪会智

我们热爱土地,不仅因为它能生长出结实的庄稼,也因为它能孕育出饱满的灵魂。

好的文艺作品,无一不来自土地,来自土地上的人群,因为那才是最真实的生活。读季栋梁的《西海固笔记》,最真实的感受就是,文字只有来源于生活,才能动人心魄,才能充满力量。

曾和一位90后短视频创作者交流过,他的团队主做抖音上的短剧,每集10分钟左右,让我给写剧本。我说写什么,他

说写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,写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,写一夜暴富,写一夜成名,这些元素越集中流量越高。我不是不得要领,只是觉得这种闭门造车实在太难。是的,有的人善于虚构想象,有的人善于脚踏实地,并无厚非。

但是有一点,对于一位创作者,享受创作过程才有意义。采访中,季栋梁说,他觉得深入乡村“吃苦”比坐在办公室里冥想要快乐太多,让皮鞋敷

上尘土,让衬衣染上草绿,向农人讨教生存的智慧,在乡人的话语间捕获灵感,俯仰间天宽地阔,实在是很愉快的事儿。正因为有了这种完全的下沉,才有了《西海固笔记》饱满丰盈的内容。

离大地越近,情感也越纯粹真挚。如果不是出于对西海固这片土地上人群的热爱,又哪来书中那些绵密的情节、那些多姿多彩的人物、那些生动有趣的语言呢。热爱,让季栋

梁真正俯下身去。

纵观我们的身边,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享受创造的人,无一不对生活保持着热爱。他们有一线工人,有大学生村官,有科技工作者,有致富带头人,他们向大地、向生活虚心请教,不急不躁,乐在其中,最后收获果实。他们呈现出来的“作品”,和《西海固笔记》一样,可能不华丽但足够动人。

向这份执着与热爱致敬!



季栋梁

(上接03版)

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评价说:“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,这里是文学宝贵的粮仓,文学是这块贫瘠土地上的最好庄稼。”

苦难似乎是宁夏文学的一个标签,从“两张一戈”到“三棵树”“新三棵树”,再到宁夏文学林,书写苦难的作家确实不少。

季栋梁的《上庄记》《海原书》《苍声》《锦绣记》《野麦垛的春好》《半坡典故》等作品,表达了自然恶劣环境带给人们生存的苦难。他在《西海固笔记》中写到,西海固的贫穷之所以闻名遐迩,和“西海固文学”之发达不无关系。当然,这个逻辑恰恰相反,西海固的贫穷为“西海固文学”提供了创作素材,因而“苦难”才会成为“西海固文学”的传统。

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,也带来“西海固文学”的新变化——从过去书写贫穷和苦

难,到如今展现西海固新风貌,《西海固笔记》的出版,也给这种转型带来启示。

比如书中写到,季栋梁在路上碰到一个唱花儿的老汉,多年以来,花儿在人们的记忆中都是唱男欢女爱,唱日常生活,但是在新时代唱花儿的人唱出了新内容,比如“昨儿才发了低保,今儿又发敬老了”。西海固人对历史变化的自豪感、创造感、幸福感、获得感,皆通过这些普通人的变化表现了出来。

复旦大学来宁支教的冯艾,失去双腿但通过植树让自己真正“站立”起来的李志远,介绍西海固水利时先脱口而出宋朝大诗人杨万里《麦田》的李处长,甚至养鱼的、种蘑菇的、打水井的……这些人身上焕发出的力量同样让人感动,这既源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,同时也

是在创造历史的时代氛围中自内心焕发出来的。

“西海固脱贫的时候,我充满了自豪感,书中的西海固人很有尊严,很有文化仪式感。西海固因为贫困而出名,贫困和苦难也磨砺着西海固人的性格。如今西海固终于从贫困中走了出来,但我希望西海固人的性格,不要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新时期,西海固精神的传承更值得书写。”

福克纳说过,每个作家都有“像邮票大小的故乡”,这枚“邮票”,作家永远写不枯竭。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,季栋梁认为:“我们要真真实实地写西海固,因为西海固山乡巨变,去写这个时代背景下西海固的乡俗民风、文化积淀、历史传承,同样也能让宁夏文学有好的辨识度。肥沃的土地,更能长出好庄稼。”

肥沃的土地更能长出好庄稼